

消夏閑記摘鈔

上

清夏間記綱目

上

序

古今來事類實繁。道理無乎不寓。識大識小。以互見爲能。昔溫公每事必諮出處。子雲藩溷皆著筆札。博問強記之中。多有怡情適性之事。亦儒者所勿訾也。僕自慚譴劣。昔之壯也。猶不如人。今則花甲又閱四週。如白駒之過隙。尙何能爲哉。幸值太平無事之時。溽暑蒸人。揮汗如雨。聊借閑筆墨。以消此長晝。故凡法言莊論。街談巷語。倘有所觸。無不兼收而博採。又如史書未載。父老流傳。其軼事時見於他者。見聞所及。必誌之。以示不忘。蓋人於聖經賢傳。言理談道之書。一見輒倦。再見卽思臥矣。惟稗官野史。津津

不厭是記也。略彷彿稗官野史。意之所到。筆亦隨之。令觀之者。或時而解頤撫掌。或時而駭目驚心。差堪引人入勝。名曰消夏閑記。雖固陋無文。僅供談柄。亦足以醒愚蒙。亦足以振聾瞶。而才人雅士。詆訶弗計焉。先民有言曰。但使我輩身後。尙有一卷書。被人吹毛索癢。便是天地間尙有此人在。否則付之草亡木卒而已。其言最爲沈痛。僕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乾隆五十年乙巳桂月平江洒然道人顧公燮書

顧澹湖傳

菱舫閑人撰

顧公燮字丹午號澹湖又號擔瓠吳郡老諸生也少從學於陸桂森張九葉兩先生之門入泮甚蚤試輒高等中年放曠不事舉子業好蒐羅稗野著書自娛與人談及吳中舊事津津弗倦至於明季逸聞忠烈節孝尤喜傳述之長子早卒次子好游蕩爲父所逐走至安慶有悅之者招爲壻不復還澹湖竟無後有義僕曰龔龔歿後每逢清明寒食攜孟飯卮酒上塚焚紙錢而奠之所著有消夏閑記致窮奇書若干卷

消夏閑記摘抄卷上

公冶長識鳥語

皇侃論語義疏云。公冶長從衛返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之。曰。兒出未歸。公冶長曰。頃聞鳥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汝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曰。公冶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遂囚公冶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語。試果驗。纔放汝。公冶長在獄六十日。聞鳥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曰。雀鳴嘖嘖。喈喈。白蓮水邊。有車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雀言音節天

然有類古樂府。

有子降乩

一士人宿有子廟。次日請仙。忽有子降乩。判云。其爲仁之本。與與井有仁焉之仁。皆當作人。宋儒誤會未改。與上文其爲人也孝弟。不相聯屬。其說近似。

朱子格言

朱子格言。係崑山朱柏廬所作。非文公也。柏廬尊人節孝先生。明季以諸生殉節。柏廬茹哀飲痛。自比廬墓攀柏之義。故以爲號。節孝名集璜。

戒石銘

黃庭堅書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宋太宗以之頒於州縣。明太祖令守令立於甬道。而鐫公生明三字。以爲警戒。

少蟬

舊說閏年少蟬。試之果驗。

帳目

北魏書詔曰。城中舊寺及定皆有定帳。帳目之名始此。俗作賬字。未知始於何時。

鈔關

元末錢多銀少。議行紙鈔。明太祖登極。設立天下各關隘。

命以鈔納稅。漸次收盡。故名鈔關。

關岳廟對

關廟對。有集唐句云。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
岳墳有舊對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此皆
典切不移。

湖州城風水

湖州府城。相傳郭璞所相陰陽。永不遭兵火。府署有池。中
有魚精鎖禁。凡有點水之姓。不授斯邑。如沈汪等字。概不
銓選。選則魚精出世。有水患。

二種喇嘛

佛教喇嘛。有黃教紅教二種。各以其衣別之也。黃教講道理。明因果。與禪家派別源同。紅教則惟以幻術勝。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前漢已有。蓋其相傳遺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卽波羅門佛經所謂邪師外道也。似爲近之。

量塔法

以棍子一根。豎日影中。看棍影若干。再量塔影若干。便知丈尺。

七姬廟

張士誠將潘元紹。有姬七人。段氏。程氏。翟氏。徐氏。羅氏。卞

氏彭氏皆年未滿三十。至正丁未。元紹在吳臨戰。一日歸。謂姬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若等當自引決。無爲人恥也。段氏年最少。曰。主遇妾厚。請及君時死。無令君疑。遂入室自縊。六人亦相繼經死。乃焚其尸而合葬之。里人爲立七姬一節廟。在臨頓路。任蔣橋。今稱七姬廟。

蘇州魚鱗冊

明太祖破蘇城。張士誠將魚鱗圖籍焚燬。無冊可稽。至康熙十五年八月。大吏委長邑令李公念茲。敬脩履畝親勘。清查邱段。分別此疆彼界。至十七年六月始竣。惟長洲一邑而已。俗呼爲清田。李知縣故。今長元兩邑有分單。而吳

邑獨無。不免移邱換段之弊。乾隆三十六年。吳邑令褚公
邦禮信漕書孫姓條陳。徹底清查。花戶十四萬有奇。其二
萬餘無着。如西山紫藤塢一帶。俱崇山峻嶺。難以清丈。迄
用無成。想李公當日亦難爲力。故未及此。乃天限之也。

鳳陽人乞食之由

明太祖念濠州

即今鳳陽府

爲發祥之地。亂後。人少地荒。徙江

南富民十四萬以實之。私歸者有重罪。又設立蛋戶。漁戶
教坊等名色。禁錮敵國大臣之子孫妻女。不與齊民齒。永
樂將建文殉難諸臣之妻女。盡發教坊司入平康院爲妓。
此皆非所以培植本原也。相傳濠州富民欲回鄉省墓。無

策男女扮作乞人潛歸祭掃冬去春回迄今沿以爲例屆期不得不出竟爲生意非省墓之謂也

崇禎末年錢價

前明京師錢價紋銀一兩兌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至崇禎十六年竟兌至二千矣時私錢過多奉旨處以嚴刑令廠衛多人督察而不知錢價更賤也凡兌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欽限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四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掩人耳目有生員蔣臣盛建言用鈔帝決意行之議以鄉會中式硃墨卷與直省文宗歲科考解部試牘爲鈔質之資本後因流賊渡河乃止

明季歲考等第

明季歲考綦嚴。一等若干名。則以六等配之。如一等之數。二等配五等。三等配四等。四等者用朴作教。五等罰爲吏。翦去巾飄帶。六等挑紅糞桶出署。褫去衣衿。謂之歸農。新進者。視六等若干數。卽以補數。其平康寓士子中得者。准其出籍。秋風桂子之年。平頭探知名士某某。登門招攬。供給飲食。爲元季遏抑儒者吐氣。

俗語倒楣之由

明季科舉甚難。得取者。門首豎棋杆一根。不中則撤去。謂之倒楣。今吳俗譏事不成者爲倒楣。想卽本此。

三孟三白

明末有三孟。文震孟。姚希孟。顧宗孟。是也。又有三白。董思白。范長白。陳古白。是也。

明季紳衿之橫

明季縉紳。威權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刻脩整。永爲主顧。有通譜者。招壻者。投拜門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爲長城焉。尤重師生年誼。平昔稍有睚眦。卽囑撫按訪拏。甚至門下之人。遇有司對簿。將刑。豪奴上稟。主人呼喚。立卽扶出。有司無可如何。其他細事。雖理曲者亦

可以一帖弭之。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於前。生員則門斗張油傘前導。婚喪之家。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一室。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尙爵。而不知尙德尙齒矣。至本朝康熙年間。尙有此風。捐職州同。亦坐大轎。持扇蓋。傳以爲笑。迨我世宗憲皇帝整綱飭紀。一洗從前積習。紳衿皆知歛迹。非公不至。絕無坐大轎者矣。

明季縉紳田園之盛

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係門生故吏。代爲經營。非盡出己資也。至於豪奴悍僕。倚勢橫行。里黨不能安居。而市井

小民計維投身門下得與此輩水乳交融且可憑爲城狐社鼠由是一邑一鄉之地挂名童僕者什有二三至國變後猶然頤指氣使輿情不服試觀康熙壬寅金壇逆奴之變縉紳罹禍最慘物極必反此亦其惡報歟

道人罵魏闥

天啓丁卯三月魏忠賢誕辰公卿台省皆稱觴爲壽忽有道人幅巾布氅藤杖塵拂跪門求見闥者逐之不去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長揖厲聲云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於此公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得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送鎮撫司嚴究道人曰